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議員參考用)

## 何去何從

—— 少數族裔學生走在香港教育迷陣的現況

自2000年起，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已為南亞裔人士提供服務，包括開辦語文班和本地適應課程，以及舉辦各類活動，以促進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並讓他們更瞭解本身的權利。本中心的工作獲得少數族裔社羣、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上有關持分者的充分肯定。透過本中心的不同服務，以及從服務少數族裔人士的實際經驗所得，我們發現一大堆棘手的難題，這些難題令本來活潑聰敏的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年未能藉教育開創更美好的將來。謹此希望就這項重要的議題，與事務委員會委員分享本中心的意見，並期望非華語的南亞裔學生(尤其在香港的南亞裔學生)最終可開創更光明璀璨的前途。

### (I) 非華語學生的小學及中學教育情況

入讀學校：	優點	弊端
1. 主流中文學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較多學校可供選擇 → 學業前景可能較佳</li> <li>➢ 學習中文和與本地學生共處的機會較多</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讀寫水平，<b>難以與華裔同學相比</b> → 學業成績可能較差</li> <li>■ 學習英文的機會較少</li> </ul>
2. 傳統上取錄較多少數族裔學生的學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課程經過專門設計，切合他們的需要(即以英語授課)</li> <li>➢ 學習英文的機會較多</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可供選擇的學校有限 → 學業前景可能受影響</li> <li>■ 學習中文和與本地學生共處的機會較少</li> <li>■ 對入讀中學的少數族裔學生而言，他們必須學習一種外語(法文或德文)，才合資格報讀大學，但不少人認為，這些外語在香港的用途不大</li> </ul>

從上表顯見，非華語學生及其父母實難以作出抉擇。不過，無論他們作何選擇，也得跨過重重不必要的障礙，才能實現學業有成這個遙不可及的目標。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的樂觀人士必會指出，既然內地新來港人士似乎也能成功適應本地的教育制度，他們亦期望，待適應初期出現的“痛楚”逐漸減退之後，我們的教育制度、非華語學生及其父母能夠“苦盡甘來”，讓新措施取得成功。

然而，有些人憂慮，將南亞裔學生與內地新來港人士相提並論，可能並不完全正確，原因是內地新來港人士所使用的文字、其種族及文化與本地人大致相同，而非華語學生(尤其南亞裔學生)所用的文字系統則以字母為基礎，與以漢字為基礎的中文比較，他們所使用的文字系統較接近英文。此外，南亞裔各自有不同的宗教及文化傳統，這一點更不用多說。政府如沒有足夠的支援及財政承擔，協助非華語學生和取錄這些學生的中文學校，他們的前景堪憂，甚至可能不及入讀教授第三語言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原因是他們在中文學校所學到的中、英文不足，而其他以中文授課科目的成績亦一敗塗地。雖然少數非華語的精英學生可脫穎而出(當然，不論推行任何制度，總有人取得成功)，但其他人只能繼續在學業成績上落後於人，在社會上無出頭之日。少數族裔學生憂慮，政府如不提供足夠或最少合理的支援，實施融合政策只會造成災難，得不償失。

政府的支援措施：在香港出生的非華語學生未能受惠！

政府**只向新來港**的少數族裔學生提供支援服務(例如適應課程、啟動課程及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在香港出生的少數族裔學生**未能受惠**，加上教統局並無制訂專門的課程，照顧少數族裔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大概因為上述緣故，非華語學生及其父母都會盡可能**避免**報讀主流中文學校。

## (II) 專上或以上程度的教育

大學及高等院校規定，大部分課程所取錄的學生均須在英文科以外的第二語言科目(對少數族裔學生而言，第二語言是中文、法文或德文)取得及格成績；換言之，**如巴基斯坦等南亞裔人士的下一代可能再無法在本地學有所成**。他們在畢業後不得不尋找低收入的工作。若返回巴基斯坦攻讀，他們的學歷可能不獲香港承認，所以依然無法在港覓得理想的工作，這令不少人的希望幻滅。那些家境富裕的少數族裔人士會轉而到英國等地求學，永不回港。從少數族裔人士失業率異常偏高的數字可見，留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也許感到灰心絕望。

社會指標	少數族裔人士的平均比率	全港平均比率 (2003年)
失業率	19.0%	7.9%
每星期工作50小時或以上	76.1%	不適用
非技術人員(低技術／低薪)	75.2%	19.5%
綜接受助人	17.5%	4.3%

\* 節錄自2003年《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研究報告》。

### (III) 職前訓練：說英語的困境

在1997年後，香港對實用英語的態度有了顯著的重大轉變，而隨後的教育政策亦有所改變，這情況令普遍的經濟狀況及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受到影響，對巴基斯坦裔等少數族裔人士造成的影響尤甚。在低技術服務行業中，英語的社會接納程度急劇下降；換言之，巴基斯坦裔人士尋找安穩工作的困難越來越大。

近年，身強體壯的內地新來港人士大量湧入本港，競逐傳統上一直是南亞裔移民主要收入來源的低技術工作。現時，不少少數族裔青年在參加職業培訓時遇上困難，原因是大部分這類課程均以粵語講授。有些人提出以英語，甚至以少數族裔人士的母語提供再培訓課程。不過，這樣做除適用於高級餐廳及酒店的工作外，**未必是務實的做法**。現實的情況是：低技術服務行業的工作(好像建築業、物流業、汽車維修業及保安行業的工作)更需要工人說粵語，而不是說英語，尤其在大量內地移民的競爭下，少數族裔人士的形勢更為不利。因此，“**以英語提供培訓**”的方法**未必是幫助他們的長遠之計**。

### (IV) 應做些甚麼？

決定施政方針：融合或同化？

長久以來，我們的政府對這個似乎敏感但最終無可避免的問題一直採取迴避態度。我們是否正在實施與少數族裔融合的政策，冀能積極促進多元文化？還是採取類似美國所推行的同化策略？這個問題極為重要，如不澄清，我們的教育政策只會搖擺不定。下述例子說明本港教育制度在不同施政方針下如何選擇教學語言：

倘若在語言方面採取融合政策，則：

- 非華語學生只須學習英語，
- 中文科是可選修的第二語言科目，其課程與本地學生的課程不同，
- 高等院校只規定非華語學生須在英文科達標，
- 以英語提供職前培訓。

倘若在語言方面採取同化政策，則：

- 非華語學生須學習中、英文，
- 提供大量輔導和恆常計劃及資源，協助非華語學生達到大致**等同於華裔學生**的中文讀、寫水平，
- 高等院校規定所有學生必須在中文及英文科達標，
- 視乎工作性質，以中文或英語提供職前培訓。

不論採取上述**哪一項**政策，我們的政府都需要長期關注、投資及作出承擔，但政府現時採取的政策卻一無是處。若非這樣做，便只會原地踏步，最終令非華語學生成為“失敗者”。他們要在畢業後尋找低薪的工作，無法打破宿命，只好重蹈父母的覆轍。最終，他們在語言溝通方面與其他人的隔膜更深，在社會上更為孤立，繼而形成真正的族裔分離局面。如此下去，他們將陷入貧窮和社會孤立的惡性循環之中，難以自拔。

2006年1月6日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聯絡人：陳清華先生(服務協調主任)